

經

史

雜

記

經史雜記卷二

安康王玉樹廷楨

逸書多亡於永嘉

諸家辨僞尚書者皆謂孔壁真古文于伏生外增多十

六篇內本有舜典至西晉時又亡

如論語天之歷數孟子祗載見晉陵皆舜

典文但逸書不立學官藏在秘府人不得見永嘉之亂伏孔之本皆亡

好事者僞撰古文

乃割堯典慎微以下爲舜典由今攷之孟子咸丘蒙引二十有八載云云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慎微至四
皐于堯本紀不于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全篇次不亂
確乎可信馬遷親從安國問故其言當亦不謬王莽傳

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光武時張純奏空遵唐堯之
典二月東巡章帝時陳寵言唐堯箸典眚災肆赦晉武
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
亦曰堯典且堯典欽哉慎徽絜相承接馬鄭王本皆合
爲一是真出孔壁者非伏生誤合之也故儀禮注引扑
作敎刑公羊傳注引歲二月東巡賈公彥徐彥皆云堯
典文是馬鄭王本至唐猶存有識者猶知援據也又謂
太誓一篇出于漢初伏孔兩家皆有之真壁中舊書但
文有遺落者凡書傳所引太誓不在太誓者甚多故馬
以爲疑鄭亦云民間得王亦云後得皇甫謐輩見馬王

疑之又世稱非伏孔所傳遺落之文又易掇取遂別撰
太誓三篇唐作疏行之反斥此篇爲僞太誓案馬鄭王
皆爲之注必不斥之爲僞且今馬遷載太誓于周本紀
本約略可尋其他漢魏子史中引之者更不可枚舉其
爲真本已亾而逸文賸句猶散見于他書者明矣若武
成則謂亾于建武魏晉間作僞武成者援三統歷而補
綴以成之也今案劉歆作三統歷引武成篇見漢書律
歷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
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旣死霸粵五日甲子
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旣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

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餼
于周廟凡八十二字當是安國所傳真本幸存至今者
律歷志于此文分爲三截惟一月壬辰旁死霸爲一截
粵若來二月旣死霸爲一截惟四月旣旁生霸爲一截
各以他語間隔之熟玩文義確是掇取第一截接入今
本者無疑矣第秦火未焚之書建武亡武成一篇永嘉
亡舜典汨作等二十三篇至唐又亡太誓一篇良可惜
也古典淪亡好事者綴輯逸經成文苟不悖于理亦可
無庸深詰已

伏女傳經

孔安國尚書序云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云云案漢書儒林傳孝文使朝錯往受伏生書顏注引衛宏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十二三略以意讀宏說是也彼傳謂伏生當秦時亦壁藏其書漢興求得其書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卽伏生所傳之本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列于學官者亦卽伏生所傳之本則授朝錯自有簡策似不藉口授而必使女傳教者漢人讀書與今人異揚子雲

言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箸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箸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漢人之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閒句讀音義亦須指授方可承學非如今人讀書不勞師授也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後漢伏湛傳湛是生九世孫歷敍其先皆名學則伏生固有子孫矣但當錯往受之時或子已前卒孫尚幼未能承學弟子皆已散去故使女傳言耳僞孔則竟謂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生縱老嫗何至家無本經僞孔特誤會衛敬仲之言遂妄造斯語耳

納于大麓

尙書堯典納于大麓馬鄭皆云麓山足也說文林部云
林屬于山爲麓是山足也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得者與
馬鄭合顏之推家訓書證篇云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
闕駟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卽此山上有堯祠世
俗或呼宣務山余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
門內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爲縣令徐整銘云上有
巘務山方知此卽巘務山也然則納于大麓在北齊人
猶能實指其處足徵馬鄭注確不可易也而王肅乃破

麓爲錄竟解爲大錄萬機案王充論衡正說篇引此經并引說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竝吉無疾風大雨云云卽當日博士之說如此王肅號傳真古文者乃取今文家說蓋欲與鄭注立異耳

鄭解洪範

周書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蓋文王自虞芮質成始爲受命之元年七年而崩武王嗣位不改稱元年十一年觀兵于商十三年勝殷殺紂還歸鎬京訪于箕子而作洪範此鄭康成說也晚出古文據漢書律歷志

改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言武王以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勝殷殺紂則同故以十三祀爲歸宗周告武成之後案伏生大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旣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據此是十一年滅紂十三年訪洪範矣大傳鄭爲之注至解經復不從之蓋鄭學擇善而從無所偏主又注經與注緯不同與注傳亦不同中候大傳鄭皆注之中候言書有百二篇大傳言十一年滅紂鄭解經皆不從其說也

偽孔改字

說文金部銳注云侍臣所執兵也周書曰一人冕執銳
讀若允余準切知說文所引皆與古文鄭注必與之同
今周書顧命偽孔則改銳作銳說文金部銳但云芒也
左傳成二年銳司徒免乎杜註銳司徒主銳兵者漢書
高帝紀朕親被堅執銳顏注謂利兵銳皆作虛字無兵
器解也又漢書楊雄傳長楊賦有云兌鉞癘耆金鏃淫
夷者數十萬人臣泌按字書無兌字今俗以爲兌州字
本作沅此兌鉞合作銳鉞漢書相承誤爲兌字如淳乃
云癘括也師古又依孟康爲箭括愈無所據且箭括非

刃豈能與鋌小矛同可傷夷人乎攷宋本漢書附此段於雄傳之末所謂臣泌者宋祁謂是張泌江南人歸宋者說文銳字與鋌字相次則臣泌說是也今僞孔妄改銳作銳唐人不知檢察且并鄭注亦改作銳矣皆非也

酒誥古今文皆有

案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酒誥今見在何得言俄空此言甚可疑李軌吳祕注又不明析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卽脫簡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

此句疑所脫卽此等句應麟之說如此然劉向校書見有脫簡卽應補入必不任其脫落但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則伏生今文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所輯圭璧之句想是伏生于他處別得逸文古文所無故今酒誥亦無此句其俄空自指全亾非脫一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當之然則酒誥旣已全亾今酒誥甚完善又何從而出朱子語類徐孟寶問一條竟以子雲不見孔壁古文爲說孔壁古文漢大儒多見之况酒誥古文今文皆有子雲豈有不見語類亦非反覆攷之韓非說林篇引酒誥之文以爲

康誥蓋尙書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者故子雲偶據其本遂以爲俄空耳

虞翻駁鄭

裴松之引虞翻別傳翻奏鄭解尙書顧命執瑁古曰字似同從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柝謂之酒柝甚違不知蓋闕之義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柝誤莫大焉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推翻之意因說文玉部古文瑁字作瑁遂以經文本當作上宗奉珥無同字祇緣今文作瑁傳寫分爲兩字遂誤作

曰珣後人以曰似同復誤作同瑄鄭不能覺定其誤從而訓爲酒柸馬融雖不能覺同爲誤而猶不解爲酒柸故訓爲大同以同瑄配介圭尙爲近理又據翻所見別本竟有同旁益金訓爲璽者故翻以爲二說雖皆不得猶愈於元此則翻駁鄭之意也翻見經典無以同爲酒柸者獨此一見故不肖信其實非也假如其說則下文乃受同瑄亦當作乃受瑄猶可通也而下文用以祭用以醋用以饗者是何物乎豈皆當作瑄乎豈瑄亦可酌酒乎則瑄是鎮圭重器奠於坐以示王之爲主者也乃於此獻醋行禮之際屢相授受如兒戲胡爲乎翻真大

誤矣且璽起秦漢周初安得有此乃云猶愈於元則更誤矣

酒誥成王若曰

周書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鄭注云成王言成道之王釋文云王若曰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傳曰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疏曰馬鄭王

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成王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晏也據此是衛敬仲賈景伯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所注古文皆有成字此漢學也卽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亦皆作成王若曰孔本無成字晉人刪也疏云馬鄭王以文涉三家有成字反以有爲誤者意在迴護僞孔也不知尙書亦每言成王顧命乙丑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又王注云成王二十八年崩見劉恕通鑑外紀王注在宋已無全本但劉恕博學所引當必不謬也

孟子引書

案問若璩曰書有古今文自西漢始然孟子時無有也則同一百篇而已何孟子引今文書由今校之辭義脗合及引古文書辭義違反句讀迥別試爲道破有令人失笑者孟子引今文者六時日害喪二句若保赤子一句舜流共工于幽州五句二十有八載五句殺越人于貨三句亨多儀四句惟竄三苗竄作殺竄本當作窺音近殺故通罔不識上有凡民二字說文所引正同可知孟子非自增之也至天降下民一段玩其文義似應至武王耻之止今截至曷敢有越厥志止趙岐讀其助上帝寵之爲句四方屬下今以寵之四方爲句有罪無罪

下削去惟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是書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有攸不爲臣一段截去首句東征上增肆予二字綏厥士女下復出惟其士女紹我周王見休一句變作昭我周王天休震動二句其不同如此然猶可言也若義理之牴牾敘議之錯雜未有如王曰無畏一節者豈孟子逆知百餘年後書分古今文而于古文特多改竄抑孟子引書原未改竄故今以真書校之祇見其合而作僞書者必多方改竄以就已之文勢而不顧後有以孟子校之者耶觀百詩此論甚明辨第就孟子所引舊文互相參證已足鈐作僞者之口矣

柳谷有三義

虞書昧谷夏侯等皆作昧谷鄭作柳谷三國吳志虞翻傳注翻以此當作柳鄭作昧非是亦見王應麟困學紀聞攷鄭注周禮引此作柳穀尙書疏則正作柳谷翻謂鄭作昧者非也且柳谷有三義聚也蒙也留也縫人注柳之言聚正義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太元云日沒其光賁于東方言日入之色如初出賁者五色雜也論衡云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故宅西曰柳谷是日夕爲卯五色錯聚莊子聚僂僂卽柳也此聚之義也爾雅日所入爲大蒙卯東方主開卯西方主閉閉

則蒙也淮南子曰薄于虞淵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
定昏蒙谷柳谷也日之將入有蒙昧之象也左傳陳成
子救鄭及留舒鄭箋詩引之作柳舒是柳通留日之將
沒又有繫留之象也

禹謨十六字

案允執其中見論語堯曰篇孔安國云舜亦以堯命已
之辭命禹竝不言見大禹謨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
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
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
語攷尚書者皆疑魏晉閒人采取古經櫟括爲四字云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復續論語允執其中成
十六字爲大禹謨然細味之雖出後人蒐輯補綴實古
聖相傳之精言不可廢也程子朱子出闡發精密其義
益尊亦有疑之者如吳澂郝敬輩竟爲刪去至元王充
耘明梅鷟并加以駁難謂堯舜本無此語則又過矣合
荀子前後篇讀之凡引尙書共十六見皆稱書曰或冠
以篇名惟引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作傳曰傳疑書字之
譌然孟子于傳有之傳亦書也獨此則云道經則知此
雖非出尙書實是古道經所載堯舜之語也楊倞注云
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倞唐元和閒

人是時未有言尙書之僞者至宋始有異議故倣之言如是也

平王文侯之命

案馬氏驥曰史記周本紀及竹書紀年皆謂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世子宜曰宜曰奔申王立褒姒爲后褒姒之子伯盤爲太子申人及犬戎入周弑王及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曰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竝立平王元年東徙洛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徙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望以殺攜王之效也平

王旣立于申自申還洛又使周人爲之戍申則王之弑不可謂非平王之志也諸侯但知其冢嗣當立不察其與弑爲可誅虢公有見于此而立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夫子錄文侯之命一篇蓋著其事而惡自見矣

左邱明受經於孔子

案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謂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于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邱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故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于孔子也宋元諸儒繼起王安石有春秋解

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
依託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爲何事惟朱子謂虞不
臘矣爲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于智伯當爲六國
時人似皆近理然攷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公十二年始
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
祭秦至是時始用非至是時始創也閻百詩古文尙書
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
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
說不足據也左傳載豫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
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

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本傳載智伯之亾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楊雄之語豈得執此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乎則載及智伯之說亦未可疑也

左傳衍文

左傳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瑤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正義曰傳文於此或有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帛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

耳何以知其然二十二年傳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
櫛杜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婢子不當舍此而注
彼也又此注云且告夫人將以恥辱自殺若有此辭不
煩彼注服虔解詁其文甚繁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
多解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直至二十二年始解婢
子明是本無之也今定本亦無釋文云曰上天降災此
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
也案正義言後人妄增者自曰上天降災至唯君裁之
止凡四十二字釋文云四十七字則合下舍諸靈臺五
字方合此數然此句杜氏有注釋文亦云鄆縣音戶是

陸亦不數下五字與正義同當是七與二之譌耳

左傳引商書

隱六年左傳君子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云云杜預曰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不可撲滅莊十四年傳所引同據此知盤庚經文本有惡

之易也句偽孔因尚書無也字故刪之

禮記引太甲無越厥命以自覆

也又引天作孽可爲也墨子引太誓乃聞不言也及此四處有也字其伏生二十八篇梅氏二十五篇皆無也

字

攷左傳前段以陳桓公長惡不悛欲救不能後段以

蔡哀侯繩息嬀語楚子楚滅息取息嬀後欲悅息嬀遂伐蔡各引書證之皆言惡之易長則此四字不可刪且

經文本言惡易長非指浮言易動今刪此四字遂以此
節專承浮言說又以不可撲滅改爲尙可撲滅正相違
反當從左傳及杜預注爲是僞孔之刪削及傳義皆不
足據

公穀傳非高赤自作

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
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
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案今傳中有子
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
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于公羊子定公元

年傳正棺于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箸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也楊士勛疏稱穀梁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而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傳至胡母生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箸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傳當爲其學者所作也案公羊傳定公卽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穀梁傳定公卽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旣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

穀梁子曰傳旣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已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旣誅佼逃于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豫爲引據則是徐彥之言疑得其實但未知誰著竹帛耳

公穀經異同

春秋文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左氏公羊同杜注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釋文召伯上照反穀梁經作毛伯釋文左氏公羊徐邈本竝云召伯此本作毛伯疑誤也據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亦同二傳作召伯今本誤也然元年天王使毛伯來

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於此無注則
范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作
毛伯又公羊文十六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
犀邱疏云盟于犀邱正本作蓄邱故賈氏云公羊曰蓄
邱穀梁曰師邱是也據此知公羊經本作蓄邱當從賈
氏公羊疏係唐以前人作所據是晉宋書猶見正本故
與賈景伯合若陸氏釋文作犀邱穀梁音義亦云公羊
作犀邱則是唐以來本多不作蓄矣

三傳詳略不同處

三傳紀載雖多詳略不同亦有不相牴牾者如左傳諫

穆公毋襲鄭者惟一蹇叔公羊穀梁則謂蹇叔與百里奚同諫不見聽遂使三帥帥師而東爲晉敗于殽虜三帥已而歸之史記秦本紀與公穀同又左傳言三帥歸穆公素服郊迎嚮師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舉也大夫何舉而秦本紀則云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舉乎據史記蹇叔本百里奚所薦其意見議論必合且左傳言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余收爾骨焉而公穀史記皆言二人同送其子而哭之左傳載三帥之名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史記以孟明視爲百里奚子西乞術白

乙丙爲蹇叔子左傳疏引世族譜云姓百里名視字孟明百里奚之子譜又云或以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然則百里奚與蹇叔同送其子而哭之以感悟穆公是實有其事三傳雖詳略各異無大牴牾不可執左以駁公穀也

鄭康成春秋無註

劉義慶世說新語謂鄭注春秋傳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鄭聽之良久多與已同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案

鄭康成傳載鄭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志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萬餘言而無春秋注當是服子慎注卽鄭義也然今服注雖亡唐以前書徵引尙多而鄭注絕未之見止有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而已今亦殘闕不完惟鍼膏肓二十餘條起廢疾四十餘條發墨守四條不知誰氏從諸書所引掇拾以成編者然究是因何休著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等書鄭特取而反之亦不得謂爲春秋注也

周禮非僞託

周禮上自河閒獻王其出爲最晚後之議者紛如聚訟有謂劉歆贗託周公爲之者案鄭樵通志引孫楚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蓋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豫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云云攷禹貢乃唐虞之制武成周官乃梅賾古文尙書王制乃漢文帝博士所述其說雖稍有離合然究謂爲周公未行之書而

不云出于僞託也且劉歆宗左傳而左傳所云禮經皆不見于周禮而儀禮聘禮賓行饗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簠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甗之列與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禮天子諸侯侯數侯制與司射之文不同禮記雜記載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禮器天子諸侯席數與司几筵之文不同皆與二禮顯相違戾歆果僞託周公當必彌縫其文亦與僞孔之假尙書多方牽合委曲遷就使與經傳相合以爲徵驗何爲留此異同以貽後世人之口實哉惟張橫渠語錄云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閒有末世增入者今案攷工記所稱鄭之刀又稱秦

無廬鄭封于宣王時秦封于孝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
已無疑義然則周禮一書不盡原文而亦非出于僞託
已灼然可見矣

安石周禮

案羅大經鶴林玉露詠安石放魚詩云錯認蒼姬六典
書中原從此變蕭疎是真謂安石誤用周禮以禍宋者
而不知其非也蓋安石初知鄞縣時曾行貸穀立息之
法民甚便之及登朝柄用窺神宗喜功好大之資值國
家積弱之候計惟有富強之術足以濟之遂欲以己之
事效一邑者復令行之天下此青苗法所由行也而又

慮富強之說必爲光獻太后阻撓于內

肅宗欲取燕韓之韓

富諸大臣排擊于外則富強之術將終扞格而不得行

故特假藉經義以鉗內外之口耳豈真謂周禮之可行

于今哉迨用呂惠卿章惇等之不得其人以致頭會箕

歛之不以其道百弊叢生生民罹害而宋因以大壞論

安石者第責其執經泥古之過究未深窺其怙權遂私

之巧謀也攷安石曾注周禮新義蔡條鐵園山叢談云

周禮新義手蹟如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云云故後儒

攷周禮者因并攷安石所注之周禮蓋意其所注必多

舞文害道也及觀其書惟訓詁多用字說餘皆依經解

義多所發明毫無舞文害道之弊蓋解經立法自是兩事各不相蒙論世者甚毋苛詆其人而并及其書也

陳澹禮記

案元陳澹撰禮記集說在延祐之後未爲學者所重緣澹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爲朱子之壻當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遂藉考亭餘蔭得立學官故至明詔胡廣等修五經大全禮記以澹注爲主用以取士民間誦習相沿久而不廢職是故也蓋說禮記者漢唐莫如鄭孔宋代莫如衛湜然鄭注古奧孔疏典贍粹不易通而衛注又卷帙繁富端緒亦不易尋皆不若澹注

之淺顯簡易其所注學記術有序句引周禮鄉大夫春
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周禮實無此文注檀弓五十
以伯仲句引賈公彥儀禮疏乃孔穎達禮記疏文正與
賈疏相反每爲學者所議然朱子注詩駉牝三千引禮
記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禮記無此文注孟子神農之
言引史遷所謂農家者流史記無此文蔡沈注書釐降
二女于澠汭引爾雅水北曰汭爾雅無此文又注西伯
戡黎引史記紂使膠鬲觀兵注星有好雨句引漢志軫
星好雨史記漢志亦均無此文此皆偶爾筆誤不足爲
病且何休漢代通儒號稱學海而注公羊傳舟中之指

可掬句引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語
尙誤記爾雅爲禮文又何論于濫乎濫惟于禮制少證
據禮意欠發明而箋釋文句頗極清晰禮文奧蹟得此
疏解于初學不爲無補朱竹垞經義考詆爲兔園冊子
亦太過矣

盧植注禮記

盧植校定禮記舊籍雖亡而遺文賸義隋唐人猶有能
稱述者如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釋文云禽獸盧本
作走獸正義曰禽獸之名經記不同爾雅云二足而羽
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鸚鵡是羽而曰禽猩猩四足

而毛正可曰獸今竝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
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
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
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
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
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
之小獸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注周
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
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
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案孔氏所據甚精

博然盧氏定爲走獸與上飛鳥相對是散言皆可通稱對文究不妨異名也孟子麒麟走獸鳳凰飛鳥亦是對文也淮南子汜論猩猩知往而不知來高注云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誘蓋受業盧氏故引師說如是也案植曾上書奏求校正石經禮記當時雖未刊定而所自撰解詁猶存隋唐志載盧植注小戴禮記二十卷是也植與鄭元俱從馬融受古學唐人表章鄭學而不及盧其書遂亡

王肅改禮記

王肅好與鄭難與虞翻同凡有鄭與馬合者則或遷就

之與馬稍有不合者則必別立異解以證鄭注之非私
意妄改有心立異至有割裂經文以證合己意者如禮
記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鄭注洒如
肅敬貌一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禮已
三爵而油油注油油說敬貌以退注禮飲過三爵則敬
殺可以去矣蓋三句皆言飲酒之色故一爵而色洒如
二爵而色言言斯三爵而色油油斯二爵三爵不言色
者蒙上文也鄭以肅敬和敬說敬解之義甚精當故廣
雅釋詁言言喜也孟子公孫丑上由由然與之偕而不
自失焉俱與鄭義合釋文云洒如王肅作察云明貌也

言言王肅本作二爵而言注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
言斯禮注云語必以禮也三爵而油油云悅敬無已而
油油然也是二爵而言豈一爵三爵皆不當言乎矣改
禮文割裂語句違背經旨紕繆甚矣

孝經閨門章

元行冲正義載司馬貞議曰近儒欲崇古學僞作閨門
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
宣尼正說案其文云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
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
鄙不合經典云云案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稱鄭

元註其說自荀昶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註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僞至唐開元中詔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闡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字及註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其文載唐會要中後明皇詔令鄭孔竝行迨御注出而古文今文皆廢是非因貞議而廢孔也乃元熊禾作董鼎孝經大義序遂謂貞去闡門章卒啓元宗無禮無度之禍明孫本作孝經辨疑併謂唐宮闈不肅貞削闡門一章乃爲國諱夫削闡門一章遂啓幸蜀之衅使當時行用古文果遂無

天寶之亂乎唐宮闈不肅誠有之至於閨門章二十四
字絕與武韋不相涉且元宗所諱者莫如楊妃然冊封
妃在天寶四年貞進議在開元七年何得豫爲避諱乎
蓋禾等以朱子刊誤偶用古文遂以爲古文不可廢又
徒問中興書目有議者排毀古文遂廢之語遂沿其誤
說耳而近儒又有謂閨門一章文簡意足理致精嚴非
後儒所能僞作不當以貞議文句凡鄙廢之者亦未免
好古之過也

經注引蒼頡

王應麟急就章補注序云漢藝文志小學十家蒼頡篇

見攷工記注者唯鞞鞶柯樞四字案攷工記攻皮之工
函鮑鞞韋裘鄭司農云鮑或爲鞞蒼頡篇有鞞鞶又車
人之事柯樞有半謂之柯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樞王
氏所舉蓋此四字也然公羊定四年傳朋友相衛注同
門曰朋同志曰友解云出蒼頡篇又孝經庶人章故自
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唐明
皇注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
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正義曰鄭元諸家
皆以爲患及身說文云患憂也廣雅云患惡也惟蒼頡
篇謂患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據此知孔

氏古文傳鄭氏今文注皆引蒼頡訓患爲禍矣經云孝無終始者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爲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終言人子不能全受全歸立身行道而災禍不逮其身者卒未之有決言之以警人子之不能守身也今孝經正義雖經邢昺刪定猶本唐人舊書是古今傳注在唐時具存故元行沖輩猶得博引爲據也

爾雅列經部

案爾雅係小學家綴集舊文遞相增益或言周公著或言孔子增皆依託之詞大抵雜採諸書爲之亦非纂自

一手也如釋天云暴雨謂之凍釋艸云卷施艸拔心不死採楚辭文也釋天云扶搖謂之茲釋蟲云蒺藜蝻蛆採莊子文也釋詁云嫁往也釋水云漢大出尾下採列子文也釋地四極云西王母釋畜云小領盜驪採穆天子傳文也釋地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採管子文也又云叩叩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鰭採呂氏春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釋地云河出崑崙虛採山海經文也釋詁云天帝皇王后倅公侯又云洪廓宏溥介純夏憮釋天云春爲青陽至謂之醴

泉採尸子文也釋鳥云爰居雜縣採國語文也如斯之類甚夥說經家多資以攷證古義故從其所重特列之於經部耳而郭璞註亦頗有可據後人雖多補正終不能出其範圍邢昺疏亦多能引證如尸子廣澤篇仁意篇皆今人所未及見惟犍爲文學樊光李巡之註見于陸氏釋文者則尙有遺漏焉

爾雅句讀

爾雅釋山小山岵大山峘郭注岵謂高過埤蒼云峘大山又音恆說文馬部馭馬行相及也从馬从及讀若爾雅小山馭大山峘則許氏讀爾雅以六字爲句郭注謂

高過與許氏馬行相及義合蓋岷者及也岷者恆也以
小山而及於大山爲長埤蒼云岷大山則張氏讀爾雅
以小山岷爲句大山岷爲句矣又大山宮小山霍郭注
謂宮圍繞之水經注廬江水曰巖上有宮殿故基者三
以次而上最上者極於山峰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
廟胡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案爾雅大山曰宮宮之
爲名蓋起於此是鄭氏讀爾雅以大山宮爲句小山霍
爲句矣又小山別大山鮮郭注不相連李云大山少故
曰鮮或作嶰又音仙詩皇矣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
曰鮮正義引孫炎曰別不相連也公劉陟則在嶰傳小

山別於大山也蓋毛以鮮嶽爲一字案孫郭皆云不相連亦以六字爲句李云大山少故曰鮮是以小山別爲句大山鮮爲句矣郭氏獨以毛公許君孫氏讀爲據而不從李巡張揖酈道元等其學識宏通爲不可及矣蓋郭氏去漢未遠如遂撫大東稱詩釗我周王稱逸書所見尙多古本其所註自較諸家多有可據也

西漢儒解經

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閒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

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旣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

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王曰善哉此下疑闕王問辭衣服容兒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兒恭則目說矣聲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今本作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意此之謂也此西漢儒解經語非東漢以後人所能道也當存之以見其梗概焉

古用優賢揚歷語

案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尙書般庚優賢揚歷裴松之注三國志亦引此語漢咸陽令唐扶頌已云優賢揚歷載洪适隸釋又國三老袁良碑云優賢之寵謂溥求賢者而優禮之揚其所歷試也鄭本尙書作憂腎陽夏侯等書誤以一優字分作心腹二字腎陽當作賢揚亦以字形相似致誤今本作心腹腎腸歷字屬下古義遂微亦猶大誥不少延爲句洪惟屬下讀而毛氏奇齡據裴度中和節賜百官尺連用延洪字以爲唐人猶知古義不知延洪之解出晚晉僞傳古實無此義也

蒼生不作民解

攷晉書山濤謂王衍誤蒼生者必此人也世說云安石不肖出將如蒼生何是晉人皆謂民爲蒼生不知尙書海隅蒼生傳謂蒼生爲蒼蒼然生草木者言所及廣遠也謂蒼生爲民乃後世義古無是訓也

有治人無治法

案荀子君道篇云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據此知尙書懌當作擇謂擇人而用也擇得其人一人已足致治今尙書本作

擇以爲悅擇且多乃裕民二句疑由僞孔所增改也

漢儒言性

說文心部情人之陰气有欲者从心青聲性人之陽气性善者也从心生聲自孔子後言性者多矣以性爲善者惟孟子韓子而許氏亦與之同然叔重詮解或自古相傳舊義無論矣至醇儒如董子其言性且不能醇而無疵春秋繁露實性云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

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性情質
樸之能至也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曰善人吾不
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
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萬民性
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
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
復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繅以綰湯而後能爲絲性
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誨之所然也云云是謂
性不能本善必待教而後能善殆卽告子以人性爲仁
義猶以杞柳爲桮棬而小變之但不至如荀子之言性

惡耳韓詩外傳有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斯言也卽孟子性善之說也孔子雖無性善之說然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謂性與善相近亦卽性善之說矣若必待教而後善將何解於生民之詩乎余謂性善之說孟子而後

惟有取於韓子其闡發精密而無遺者其惟程朱乎

周書棗誓

鄭注周禮雍氏及禮記曾子問皆引作棗誓史記云伯禽帥師伐之于肸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裴駰曰尙書作棗司馬貞曰尙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卽肸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于肸地誓眾自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攷棗本地名作肸作鮮作獮皆非司馬貞又強爲之說皆謬也說文米部棗注云惡米也从米北聲周書有棗誓廣韻五經文字略同此古義也棗爲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縣而已無

攷唐人改爲費攷春秋之初費自爲國隱元年左傳云
費伯帥師城郎後并于魯爲季氏邑僖元年左傳云公
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也漢爲縣屬東海郡故城在
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後人疑
此卽作誓之地非也

荀子引經

案荀子天論篇云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萬
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
以爲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老子有見
于訕無見于信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宋子有見于

少無見于多有後無先則羣眾無門有詘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無多則羣眾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蓋言道貴中不貴偏乃斷章取義耳其實作好惡是黨私害公不但畸偏而已也

說文古訓

案說文卷一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攷韓詩外傳云王者往也天下往謂之王白虎通風俗通及蔡邕獨斷說皆與詩外傳同春秋繁露滅國上

篇云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于天下又深察名號篇云深察王號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道而方道不能正道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于王漢書刑法志歸而往之是謂王矣以上諸說皆與說文合真先漢古義也

周書非出汲冢

案汲冢周書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俱稱此書以晉太康二年得于魏安釐王冢中則汲冢之說由來久矣然晉書武帝紀及荀勗束皙傳載汲郡人不準所得竹書七十五篇俱有篇名無所謂周書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載汲冢諸書亦不列周書之目是周書不出汲冢也攷漢書藝文志先有周書七十一篇史遷紀武王克商事多與此書相應許氏說文引周書大翰若翬雉又引周書獬有爪而不敢以擻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鄭元注周禮引周書王會注儀禮引周書北唐戎以閭皆在汲冢前知爲漢代相傳之舊郭璞注爾雅稱逸周書李善

注文選所引亦稱逸周書知晉至唐初尙不題汲冢其相沿稱汲冢者殆以梁任昉得竹簡漆書不能辨識以示劉顯顯識爲孔子刪書之餘其時南史未出流傳不審遂誤合汲冢竹簡爲一事而修隋志者誤採之唐志亦竟標汲冢周書此相沿致誤之由也惟舊本載嘉定十五年丁黻跋反覆攷證確以爲不出汲冢斯定論矣其書載有太子晉事則當成于靈王以後所云文王受命稱王武王周公私計東伐俘馘殷遺暴殄原獸輦括寶玉懸紂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無之事故陳振孫以爲戰國後人所爲然左傳引周志勇則害上不

登于明堂又引書慎始而敬終終乃不困又引書居安思危又稱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書中則春秋時已有之特戰國以後又輾轉附益之故其言龐雜耳究其實終爲三代之遺文不可廢也

說文旁采諸說

許氏敘今篆文合以古籀其解字往往旁采諸家之說信而有證如王部王虫部蜃用董仲舒說玉部玼用宋宏說屮部屮用尹彤說艸部芸虫部蜎蝻田部畜用淮南子說艸部萸用劉向說艸部蔞重文蔞茵重文鞠營重文芎鳥部鷄及鵠重文鵠虫部蠶重文蚶蟪重文蠃

酉部醫用王育說亾部勾用逸安說虫部蟻用劉歆說
艸部芴葦卅部界木部構女部嫗娑婪巢部粵水部渭
留部𩚑犬部狃重文怯米部索車部𨔵用杜林說惟耳
部耿从光聖省𨔵部量以爲朝旦則不從其說辛部辛
用張林說于部平用爰禮說巾部巾用周盛說内部商
用歐陽喬說人部倂火部爝用呂不韋說金部鋁用張
徹說牛部犧是部𠂔是部述言部謨囧部囧部囧象
部豫木部檣禾部稽𠂔部厄女部頽母部毒自部陞亞
部亞己部巳酉部酺用賈侍中說案許氏本從達受古
學故引師說獨多惟𡗗部獄引復說獄司空惠定宇云

復說未詳疑是律說也

論語改字

李翱論語筆解世傳與韓愈同註非也蓋習之所作而退之評騭者也或疑後人託撰然亦有可備一解者如事君數章謂數當爲頻數之數是與朱子集註合也子見南子章謂矢陳也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案釋文引蔡謨云矢陳也否王弼李充備鄙反厭於豷反又於豷反是與蔡王李充等合也自行束脩章謂束脩爲束修案漢人皆以束脩爲約束修絜是與舊說合也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謂此一句當在子路慍見下

案集解載王肅註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是與王意合也君子不施其親謂施當爲弛案凡沿及陳設義當作施凡廢解義當作弛古多互通是與古義合也據此數條似非宋以後學者所能僞託若六十而耳順云耳當爲爾曾謂泰山云謂當作爲宰子晝寢云晝當作畫人之生也直云直當作息子所雅言云音作言字誤三嗅而作云嗅作鳴鳴之鳴雉聲也而貨殖焉云貨當爲資殖當爲權吾以女爲死矣云死當爲先浴乎沂云浴當爲沿礚礚然小人哉云小當爲之善人教民七年云七當作五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

有小人而仁者也云仁當爲備以杖叩其脛云古文叩作扣當作指君子貞而不諒云諒當爲讓孔子時其亾也云時當爲待鄉原德之賊也云原類柔字之誤猶之與人也云猶之當爲猶上凡此皆改易本文殊屬淺陋毫無根據矣

洪範改字

新唐志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冊府元龜天寶三載敕曰典謨旣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非徒閱于微言實欲暢于精理每讀尙書洪範至無偏無

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竝皆協韻
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无平不陂釋文云陂
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古無別爲陂則亦會義爲頗
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墜缺傳授之際差舛
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
然終非獨斷其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庶使先儒之義
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宣示國學主者施行
文苑英華亦載此敕是孫逖草但陸氏釋文成于貞觀
陂音秘云云雖陸氏原本亦有之恐爲後人所加也案
蔡邕石經及尙書舊本皆作無頗唐明皇據周易改陂

然楚詞修繩墨而不頗王逸注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頗
是古易本作頗乃反據改壞之易以改無誤之書誤矣
且遵王之義義古本音莪東吳顧氏曰周禮肆師治其
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洪
适隸釋云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莪以今攷之漢孔
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惻慘惟蓼儀以愴恨平都相蔣君
碑感慕詩人蓼蓼者儀竝以儀爲莪也衛尉卿衡方碑
感衛人之凱風悼蓼義之劬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恐蓼
義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竝以義爲莪也吳才老韻補
儀牛何反周禮注儀作義古皆音俄詩汎彼柏舟在彼

中河髮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又九十其儀其
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又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
樂且有儀又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又其告維何籩豆靜
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慎爾出話無不柔嘉又辟爾
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穆天子傳黃澤謠
黃澤之隄其馬歎沙皇人威儀管子弟子職相切相磋
各長其儀劉向說苑食則有節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
則有嘉揚雄太元經陽氣汜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
遵其儀韓勅孔廟禮器碑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
制事得禮儀儀皆音俄自中山王文木賦載重雪而捐

勁風將等于二儀始與枝雌知斯爲韻是洪範無偏無
陂遵王之義陂本作頗義古音俄顧說甚是